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大众文艺

②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大众文艺

②

湘潭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卷 第四期

果树园 (俄国)康士坦丁·斐定作 鲁迅重译	七
兄弟 (法国)亨利·巴比塞作 严野重译	二九
会合 柔石	三七
纪念一妇人(续) (英国)屈雷佛娜作 秋莲译	四三
阴影 (俄国)珂罗澹珂	六五
二邻人 (意大利)巴加仙作 乐芝译	一一一
胡子先生 一林	一一七
一个现代人的忏悔(续) (法国)亚弗雷米赛著 夏莱蒂译	一三一
在寒风里 郁达夫	一六九
编辑余谈 达夫	一九五

第一卷 第五期

十月 (俄国)戈雅各武莱夫作 鲁迅重译	二〇七
冬 (法国)萨尔威斯脱儿作 秋莲译	二二一
阿巧 叶鼎洛	二三五
一个可怜的蠢货 (英国)玛丽荪作 乐芝译	二五五

南风 (法国)奥都培蒲阍作 墨涯译 二六三

寒宵 李守章 三一

蜘蛛的丝 (日本)芥川龙之介作 徐羽冰译 三五三

一件人事 夏莱蒂 三五九

一个现代人的忏悔(续) (法国)米赛作 夏莱蒂译 三七七

马蜂的毒刺 郁达夫 三八七

第一卷 第六期

十月(续) (俄国)A·雅各武莱夫作 鲁迅重译 三九七

家具 (英国)高纳儿作 夏莱蒂译 四一七

维波尔夫夫人 (美国)利威伦黑斯作 乐芝译 四二三

禁果 谭金洪 四四九

军笛吹手 (英国)A·柏纳脱作 林憾译 四五九

第二梦 曼华 四七九

守护之神 (美国)T·H·勃兰娜作 秋莲译 四八九

重来上海 叶鼎洛 五一

一个现代人的忏悔(续) (法国)米赛作 夏莱蒂译 五二五

在小圈子里 叶鼎洛 五五九

最后的一回 郁达夫 五六七



大衆文藝第四期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郁達夫 夏萊蒂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定價

每期二角五分，預定全年十二期二元五角，半年六期一元三角，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另加八角，半年四角。

大眾文藝

4

十二月二十日

1928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大眾文藝第四期目錄

果樹園.....	503
俄國康士坦丁 斐定作	魯 迅 譯
兄弟.....	525
法國亨利·巴比塞作	嚴 野 譯
會合.....	538
	柔 石 作
記念一婦人.....	539
英國約翰屈雷佛娜作	秋 蓮 譯
陰影.....	561
俄國珂羅漣珂作	An Nun譯
二鄰人.....	607
意大利巴加仙作	樂 芝 譯
鬍子先生.....	613
	一 林 作
一個現代人的懺悔.....	627
法國米賽作	萊 蒂 譯
在寒風裏.....	665
	達 夫 作

果 樹 園

俄國 康士坦丁·斐定 作

魯 迅 重 譯

融雪的漲水，總是和果樹園的繁花時候一起的。

果樹園從岡上開端，緩緩地斜下去，一直到河岸。那地方用柵欄圍起來，整齊地種着剪得圓圓的楊柳。從那枝條的縷縷裏，看見朗然如火的方格的水田；梢頭呢，橫着一條長帶。這也許是河，也許是天，也許不過是空氣——總之就是一種透明的，耀眼的東西。

河上已經是別的果樹園，更其前，是接連的第三，第四個。

相反的一面，展開着爲不很深的谷所截斷的草原。雨打的谷的崖邊，纏絡着鬼楓的欣欣然的砍而復生的萌葉。

這一點，便是這小小的世界的全部，後面接着荒野，點綴着苦蓬和烏羽草的團簇，枯了似的不死草的草叢和野菊，中庭

的短牆和樹籬上，是纏着旋花。

白白的灰土的花紗，罩着這荒野的全體，留着深的輪迹的路，胡亂地蜿蜒着，分岔開去，有二三條

今年是河水直到柵欄邊，楊柳艷艷地閃着膏油般的新綠，因為水分太多了，站着顯出彫萎的情形。籬上處處開着花；剝了樹皮，赤裸裸的樹樁上，小枝條生得蓬蓬勃勃。黃色的水波，發着恰如貓打呼盧一般的聲音，倚徙在土岡的斜面上。

土岡又全體包在用白花和紅花織成的花樣的輕綃裏。好像遮住那樹籬的櫻林的太陽一般，那明晃晃的綠，恰如厚實的纓絡，圍繞着果樹園。

淡紅色的花房 緊帖在大大小小的枝條上，用了簡直是茸毛似的溫柔的擁抱，包了一切的林莽。這模樣，宛如萬物都寂然輟響，委身於春的神秘似的。

園裏是滿開着花朵……

先前呢，每到這時候，照例是從市鎮裏搬來一位老太太，住在別墅裏。寬廣的露台，帶子一般環繞起來的別墅，是幾乎站在岡頂的，從聳立在屋頂上的木造的望樓，可以一覽河流，園後的荒野，和郊外的教堂的十字架。

那老太太是早就兩腳一便了，坐在有輪的安樂椅子上，叫人推着走。她每早晨出到露台上，用了鎮定的觀察似的眼色，歷覽周圍，送她的一日。

園主人的她的兒子，是一位少說話的安靜的男人。不過間或來看他的母親。但一到，却一定帶着花樹匠的希蘭契。倘到庭園去散步，那花樹匠總講給他聽些富於感興的傳說，在不知有什麼故事的蘋果樹旁呀，在水仙和薔薇造成的溫牀旁邊呀，在莓田旁邊呀，是常常立住的。

主人和花樹匠的親密，是早就下着深根的。當主人動手來開拓這果樹園的時候，便僱進了又強壯，又能做，而且不知道什麼叫作疲乏的農夫希蘭契，給他在離開別墅稍遠之處，造了一所堅固寬廣的小屋——還是那時以來的事了。

他們互相敬重。這是因為兩個都不愛多話，並且有着不能將事物中途更改的性情。一說出口，兩個都是不做便不舒服的。而且兩個的做法，又都是確實，徹底，有頭緒。

年青的園剛像一個樣子的時候，主僕都不說空話，只從這樹跑到那樹，注視着疏落落開在細瘦的枝條上的雪一般的白花，互相橫過眼光去看一看。

“一定會長起來的罷。”主人試探地問。

“那有不長起來的道理呢。”僕人小心地回答。

那時，兩個都年青而且強健。並且都將精神注在這園裏了。

園步步成長起來，每一交春，那強有力的肩膀就日見其增廣，和陸地長發開去了。蘋果，梨，櫻桃的根，密密地交織得一無空隙。而且用了活的觸手，將花樹匠的生命也拉到牠們那邊去，和牠們一同在泥土裏生根了。

他完全過着熊一般的生活。到冬季，就繼續着長久的冬眠。樹籬旁邊，風吹雪積得如山。已沒有人、獸和雪風暴的危險。希蘭契的妻從早到晚燒着炕爐。他本人就坐着，或是躺在炕爐上，以待春天的來到。

他靜靜地，沈重地，從炕爐移到食桌去。恰如無言的，冷冷的，受動底的，初鑿下來的花剛石一般。

芬芳的春天一到，花剛石也不知不覺地在自己的內部感到溫暖了。暖氣一充滿，那和秋天的光線一同離開了他的一定的樣子，便又逐漸恢復轉來。

熊和園一同醒來了……………

這一春，希蘭契的心爲不安所籠罩。去年秋天，主人吩咐將別墅都釘起來，賣掉了剛從樹上摘下來的大蘋果，也不說那裏去，也不說什麼時候回，飄然走掉了。

花樹匠也從他的妻和近地人那裏，知道了地主和商人都已逃走，市裏村裏，都起了一揆的事，但他不喜歡講這些，並且叮囑自己的妻，教她也莫說。

融雪的路乾燥了的時候，不知從那裏來的人們，來到果樹園，除去了寫着主人的名字的門牌，叫希蘭契上市鎮去。

“我早就這樣想了呀——這究竟算是怎麼一回事呢——不是門牌掛着老爺的，庭園却是蘇維埃的麼？”一面在除門牌，一面在鬍子裏面獨自苦笑着，希蘭契這樣說。

“所以我們要改寫的呵。”從市上來的一個男人說。

“如果不做新的，這樣的東西，有甚用處呀。爛木頭罷了，不是板呀……”

希蘭契並不上市鎮去。以爲總會結束的罷，也就沒有事了。然而並不沒有事。

花朵剛謝，子房便飾滿了蓬蓬鬆鬆的黑的羽毛一般的東西。而且仿佛是要收回先前失去的東西似的，新葉咽着從前養

了那粉紅面幕一般的花的汁水，日見其生長。早該掘鬆泥土了，然而沒有人。以前一到這時節，是從鄰近的村莊裏，去拉一大班婦人和姑娘來。只要彎腰一看，就從蘋果樹的行列之間，可以望見白潤的女工的腿，在弄鬆短幹周圍的土壤；鐵鍬閃閃地在一上一下；用別針連住了的紅裙角，合拍地在動彈的。爲了頻頻掘下去的鐵鍬，大地也發出地響，女人們的聲音呢，簡直好像許多鐘聲，從這枝繞到那枝，鑽進櫻林的茂密裏去。

“喂，瑪修忒加！到這裏來，剝去麻屑罷！”

但現在是靜悄悄了。

太陽逐日高高地進向空中，希蘭契的小屋的門口左近，地面生了圪裂了。每晚，連接着無風的悶熱的夜，果樹園是等着灌溉。

這件事，決不是一個人所能辦妥的。從市鎮上，又沒有人來。於是希蘭契只好從早到夜，垂着兩手，顯着難惹的惡意的臉相，踱來踱去。對於自己的妻，也加以從未有過的不乾淨的惡罵，待到決計上市去的時候，是幾乎動手要打了。

他決心順路去問問教父。那是一直先前，做過造磚廠看守

者的活潑而狡猾 且又能幹的鄉下人。

對着因爲刷子和廚刀而成了白色的菩提樹桌子坐着——希蘭契的教父，是用了畫花的杯子，在喝蘋果茶。當那擦拭不大乾淨的茶炊的龍頭，沙沙地將熱水吐在大肚子的茶杯中時，他用了圓滑的敷衍似的口氣說——

“真好的主兒們呵。生身母親的俄羅斯的土，一定在給啼哭罷！因爲簡直是不懂事的呀……你呢，還是到他們的什麼蘇維埃去看一看好——因爲你自己也明白的……”

開着的闊大的門，從窗間可以望見。那對面是既不像工廠，也不是倉庫的建築物，見得黑黝黝。是同造磚廠一樣，細長的討厭的建築。

“我們在辦的事情之類，”看守者用了大有道理似的口氣說。“並不是什麼難事情——單是磚頭呀！但是，便是這個，他們一辦，就一件也弄不好。日裏夜裏，都要被偷，並沒有偷兒從外面來，到底工廠裏磚頭連一塊也不剩了。想用狗罷，可是連這也全不濟事！……”

希蘭契從市上回來，已經是傍晚，周圍罩着黃昏了。默默地喫了晚餐，便躺在屋中央——他是喜歡睡在夏天的地板上